



家回

著文 許



857.63
615-36
2



3 0605 2070 1

A 420724



陶元慶作書面

自序

這里所寫差不多都是實在的情形，是在八九年以前經過的。我所知道當時「伯林」所遭逢的自然還要繁雜點，這里只是摘要記錄罷了。自信所記的並非只從多方面中摘取幾方面，是從各方面中摘取其要。雖然所謂「要」，無非憑我個人底主觀，或者已於不知不覺中有偏重也未可知，但那不是我底本意。

「伯林」所遭逢的這些早爲我所知道，數年來往往於無意中碰到和在這些裏面的相像的人，相當的事，相同的情形，總就聯想到當時的「伯林」。而現在的「伯林」也爲我所深知，又以爲他的所以爲他這些是很有影響的。於是不知不覺地爲了這些已在我底腦中形成了個

問題。

一個多月以前，我還在赤城，功課已經十有八九結束了，因為可做旅費的教書錢還沒有發來，仍得留在那里，就開始了寫這些。可是寫得不到一半，還只一萬多字罷，算是已放暑假，旅費也就有了，依着各種暗示，須就到這里來了。到了這里，想就繼續寫成，以便做別的工作。却因輪船火車地奔走以後，一時心緒安靜不下。原有的興致已失，覺得好像是件完全被動的苦工了，中止又覺不甘，因之發生了一種懊惱的反感。然而勉強了一時，就復得到興致：終究已於隆隆的砲聲中寫就，這在現在想來，在我也可以算是一種酸味的喜歡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的砲聲中，許欽文，槐蔭。

目 錄

一	決定出門·····	一
二	預備就道·····	七
三	附伴·····	一五
四	下江的逗遛·····	二三
五	新天船上·····	四一
六	馬村底口外·····	五七
七	訪平康里·····	七一
八	北支車上·····	八五
九	到了目的地·····	九三

一〇	博士帽	一〇三
一一	寓所裏	一一一
一二	楊旅伴及其他	一二五
一三	回家	一三一

回

家

一 決定出門

「究竟去不去呢？」

「只得去罷。」

伯林這樣回答他父親底問話以後，室內突然靜寂了。他們是在伯林父親底房裏，這時房內只有他們兩個人。

所謂「去」是到東北省去，去做什麼却並沒有定，只是有個在那里的從事鐵路的姓朱的已經答應了伯林底父親，如果伯林到那里去，准可由他安插。

這時在伯林底家鄉松村，對於秀才，舉人等所謂「進」了「學」的雖然仍很尊重，因為科舉已經廢得好久，而且和外洋的交通日益便

利，物價增了又增，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地困難起來，中產人家一家一
家地衰落了，只有在銀行界的程芝升和他底兩個兒子，在洋行界的周
六四和毛南屏，以及在交通界的朱煥唐很是得意，年年多錢，時時買
田，在松村人底心目中，他們比誰都有聲勢了。

程芝升本是個錢莊裏的夥計，因為虧空了無力償還的錢，不得已
逃往北都。後由同鄉的紹介，在一個銀行裏得了個小小的位置，漸漸
地升佔得個重要位置，收入多了，於是如心地培植他底兩個兒子，如
今兩個兒子各在銀行界佔得重要地位，他自己居然是個又有錢又有勢
的老太爺了。

周六四和毛南屏本都是雜貨舖裏的夥計，毛南屏且還是在鄉下的
雜貨舖裏的，都因為做了不好的事，被人辭退以後好久找不到事，不
得已冒着險到外洋去，漸漸地得意起來的。

朱煥唐，就是在東北省底交通界的，原是伯林父親底學生，在伯林底父親看來，他底國文並不很好，可是在那里混得幾年就做了站長了，穿着六十塊錢一件的呢大氅回來，不但使得一般不得意的羨慕不了，還於無形中促進許多學生努力用功呢。

他們底各種經過伯林底父親知道得很詳細。因為科舉已經廢除，他不能再考舉人，以爲自己無法出山，只好希望兒子了。伯林是當大的兒子，所以對於他希望得格外切，時時爲他留意前途，朱煥唐回來的時候也就打聽他，託他。他既答應了爲伯林安插，所以報告了這事以後，就問伯林究竟去不去。在伯林父親底腦中，早存着非往外從事銀行，洋行或者交通不足以發展的成見。朱煥唐所答應的實是求之不得的事，本來無須再懷疑。但是東北省是在三四千里以外，伯林不會到過那里，也不會走過那樣遠的路，就是他自己也是這樣，不免放

心不下。然而這究竟是難得的機會，有了可以達到所希望的的機會而不進行還再希望什麼呢？所以雖然「究竟去不去呢？」是問的口氣，却含着決定的語氣，而且現着希望伯林順從這意思的神氣。

這時伯林二十歲，已在師範學校畢了業。在未畢業的時候怕得畢業以後強迫他在小學校裏服務，或者追還所免的膳費，因為在小學校裏當教員至多只有二三十元一月的希望，不滿足。然而畢業以後固然並沒有人來強迫他到小學校裏去服務，而且想去也沒有地方可去，那怕是十多元一月的。伯林很能領會他底父親這意思，因他很明白當時松村底情形和自己家中日窘一日的狀況。所以說是「只得去」。可是去了以後怎樣實在毫無把握，只是茫茫然，渺渺然，不敢毅然斷定。而且平時雖然總以為非出門去不可，以為出了門才有希望。到了真要決定出門却不免怕起來了，所以又加上一個虛疑口氣的「罷」字。然

而靜寂了一會兒以後，他底父親就這樣說了：

「那末我就給你籌集旅資，預備行李罷。」

二 預備就道

伯林開始整理行李，也就開始感到離別家鄉的悲哀了。他先收拾書籍，以爲字典必需帶走，英文的也得備一冊，於自己沒有什麼用處的可就分給弟妹等，或者送給朋友。

「許多參考書怎麼辦呢？」他想。

這確是一個問題，如數帶走是辦不到的，因爲行李只得帶一隻箱子，一個鋪蓋，至多再帶一個小網籃，無論如何裝不上。可是這些書實在隨時需用，也是不忍拋棄的，因爲多是很不容易地弄來的。

「墨盒當然帶走，可是銅尺，水鍾和筆筒怎麼辦呢？」

這確也是個問題，固然行李不能多帶，而且不能裝上分量重的東

西，否則行李票上過了額定的重量，這樣長的旅途，運費要比買價貴得多了。而這些東西伯林都已用慣，不忍離身了，可都是由金屬製成的，很重。

手工器具也是個難解決的問題。伯林並不想再去做手工，可是日本式的鋸，搖鑽，細木鋸，鋼鋸和多方可用的鐵錘早都用慣，變為日常必需的用具了，然而都是又笨又重的。

在練習竹細工的時候自己製成的十一件的黏土細工的用具，還有靠手板，還有袖稱，雖然並不是切要的用具，但都是喜歡而且不忍拋棄的。——「怎麼處置呢？」

由手工器具伯林聯想起風箱，小風爐和鐵鉗等東西來了。風箱和小風爐都是由他親自做成的，鐵鉗等也都是由他很費力地購得的。這些都是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想發明一件車水機的農具而設置的。那

時他看了過山龍的吸酒器，以爲由此推廣可以發明一種極有用處的車水機，就是能使水從低處流到高處的農具。——把這直徑尺許的大過山龍掛在豎在石頭船の木幹上，這船沿着田岸搖去，可使需要水的田得到充分的水。——他以爲這利器成功以後農夫可不再在炎熱的夏天勞苦於車水。他打算先用洋鐵片做成一個直徑寸半大的來試驗。因爲要釘錫，他特地先做成一個小風爐。因爲要打風，他又先造成一口風箱。剛釘好了許多洋鐵管，正想連合起來實驗，却已在物理書上看到了關於過山龍的流體力學的原理，知道像過山龍一類的東西只能把水從高處搬到低處，並不能使得從低處向高處流，這車水機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這些東西反正不能帶走，實也沒有帶走的必要，想到以後立即解決，可是伯林就又多了一個難堪的感覺。

一想到這些東西伯林就想去看看牠們，也就走到存放牠們的地方去了。

小風爐仍由一條小洋鐵管和風箱連接着，鐵鉗歪斜地躺在風爐底旁邊，許多洋鐵筒堆積在風箱的一邊，各種東西上都蒙着一層灰塵。伯林捏了風箱底柄不由地抽將起來，試看壞了沒有。一經抽動，眼前就飛滿了灰塵，他連忙停止動作，並且倒走了幾步。

「我將和牠們分別了！」這樣想了，伯林不忍再看牠們，旋轉身子就向另一面看去。看了一周，他憶起往時在這里遊嬉的情形來了。

這是間寬大的空屋，連接着兩小間堆積間。自從七八歲至十二三歲，伯林一散學總就到這里來遊嬉。一邊裝着秋遷，一邊裝着扛稱竿權當的鐵竿，有時掛起櫻棚來臥着宕，那是多少有趣呀。冬天還在這里點雪燈，塑雪菩薩，春天則糊風箏。

「這屋我也將和牠分別了，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能再在這裡？」固然做事去不能像在讀書時地過了一個學期就回來，而且去的地方又是那樣遠。希望就得回來麼？那是不行的，他底堂兄弟蘭生因為出去做事過了不過三個月就回來，被人叫做「回淘豆腐乾」，都說他是沒出息的，父母也都討厭他了。

伯林決意把不便帶走而又不忍捨棄的東西收藏在錢櫃裏，這是個用厚木板製成的長大的錢櫃，一向歸他儲藏玩具等物。然而一打開了錢櫃底蓋，許多問題又發生了。

他對於兩千多枚古銅色的寬永錢——由他自小積存，一錢串成，很長，很有趣，——並不戀惜，就作三份均分，分給他底弟妹了。以為以後所應積存的是整包的銀元，並不在乎這種銅錢了。可是對於整串的當十錢和整副的廿字錢覺得爲難了。這些當收集時委實不容易，

「東」字「江」字等錢雖還容易得到，「臺」字錢可很不易見到。這時他雖很知道，這些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用處，可是好像是被什麼暗示着，這種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是不應該輕意拋棄的。

錢櫃裏還藏着許多亂頭髮，鵝毛管和包藥過的紙張，都是他六七歲時收藏起來的。當時他偶然發見了頭髮絲穿在引綫的針上可以當作綫用，鵝毛管削尖以後潤上胭脂水可以在包過藥的紙上寫字，覺得很有趣，就把那種東西收藏起來。這時這些東西也都被他看見了。

他又在錢櫃底角裏看到一包火藥和一個小砲。——他十三歲的時候他底祖父死了，入殮，首七和出喪時都放銃，用剩了好些火藥。他用一個銅筆帽，兩個青光邊錢，一個小洋釘和一些銅絲做成一個小小的砲，裝進火藥，又塞上些瓦片灰，對着螞蟻成羣的地方燃放，許多被炸的螞蟻都變成灰色脚朝着天地死了，他得到一種勝利的快感。因

爲覺得很好玩，玩了一陣就珍藏起來了。這時他以爲火藥放在這錢櫃裏是很危險的，且想暫且像從前地從然放快樂一下，就偷偷地把小砲等拿着獨自到花園裏去然放了。然而心緒和以前的不同了，雖然照前地然放，却一點快樂也得不到，而且愈放覺得愈加寂寞，愈加淒涼了。他忽然想到花園也將和他分別了。

「現在牡丹芍藥等正在爭長花蕊，」他想，「牠們開花的時候我已不在這裏了。」

他想到了一切都將和他分離，覺得悲傷極了，想就離開那里，以爲免得哭將起來。

他跨出花園門，走了兩步，連忙回進，因爲忍不住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伯林把那錢櫃底鎖匙交給他底母親，要她代爲保存，她就問他：

「東西都整理好了麼？」

「都整理好了。」

「寧可多帶點走，」她又說，「北方是沒有竹的，只要箱子還有空，有趣的竹頭儘可多帶點去。」

她說這些話原是爲他盡力地打算，但他聽了却增了許多難過，以爲北方連竹也沒有，不知道是怎樣的。他想到了藏在錢櫃裏的靠手板和黏土細工的用具等，以爲應該把牠們帶走，捏着鎖匙的手忽然縮住了。可是過了一會兒，終於就把牠交給她了。

三 附 件

由伯林底父親再三地設法，轉輾相託，伯林才得到很疏遠的間接親戚柴家去附伴。

柴家是開扇作場的。發行所設在東三省，每年都到那里去一躺。這本是主人柴榮堂自己去的，自從主人失明以後就由姓何的帳房先生代替了。

伯林到了柴家，坐了不到三分鐘，就端出新沖的茶來請他喝，是泡在醬花紋的高腳摺盤裏的，茶葉裏夾着玫瑰花瓣。接着就是蓮子羹，又有乾點心，瓜子，花生，蜜棗，蒲桃乾。

柴主人親自出來招待。他是個尖長臉。五十多歲。瘦長。皮色很

暗。留着八字形的鬍子。穿着藍色的綢袍，黑色的呢馬褂。眼睛雖已完全失明，却時時睜得很大，看去似乎並不是盲的。行動的時候用一支旱煙筒當作手杖，來往很自在。晚餐時他親自陪客。他用筷子鉗取肴饌每盤第一次總是由何帳房幫他，同時說給他菜底名稱聽。以後他就能如意地自行鉗取了。

何帳房是個圓盤臉孔。皮色嫩白。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三十多歲。穿着淡灰色的布棉袍，玄色布的馬褂。袖子很長，做事的時候總是先用兩手交互地把袖頭捲一卷，使得手露將出來。褲腳很大，也是淡灰色的布的，用一副小黑帶繫住，好像衣下掛着兩個燈籠般。戴着黑色的布秋帽，帽頂綴着一粒白結。講話的時候句語往往重述，有時一個字竟連述四五次。

到了船上，已是黃昏時分，船是隻雙道的，可是很小。沒有月

亮，閃閃的星光却很明耀。開行以後掛在船中的號着「茂德堂」的燈籠就一左一右地不絕地擺宕起來了。

鋪好了被褥，何帳房又檢點了一回行李，獨自得意地說，「哦，字紙灰和草紙也都帶着，沒有落掉。」

「什麼字紙灰？」覺得心中老被鉛塊壓着似的好久不說話了的伯林聽了何帳房這些話不由地這樣說了。

「就是字紙灰，就是由字紙——字紙燒成的灰。哦哦，我輩做人全靠着字紙，無論陞官發財，……記帳，都非用字不可，糟蹋字紙實在是罪過，罪過，所以我親自把字紙燒成灰，親自把牠帶到大洋海裏去沈掉，免得被女人，被女人跨過。」何帳房笑着說了，很是得意的樣子。

「沈在大洋海裏就不會被女人跨過了麼？」伯林覺得非追問他不

可，所以又這樣說了。

「那自然，大洋海裏哪會有人去。」

「沒有人去的大洋海裏怎能親自去把牠沈掉呢？」

「我們坐着輪船去呢，很大的火輪船。」

「搭載我們的輪船不搭載女客的麼？以後不會再有輪船經過那里的麼？」

「那是在輪船裏的，總之沈在大洋海裏就好了，嚶，沈在大洋海裏就很好了。」

伯林感到無聊了，可是好奇心又使他輕聲問，「還有草紙呢？」

「哦，那是這樣的，東三省的人簡直是同畜生一樣的，大便不用草紙，只用高粱幹子一夾，也沒有草紙可買，你想，這成什麼樣子？大便以後不用草紙，大便以後不用草紙還像做人麼？我過不慣，所以

每年總是帶一捆去。——唉，到那種地方去實在是因爲無法，真是爲着家兄底面子，老婆兒子要吃飯！」

聽了這些話，伯林不覺難過起來了。雖然他並不怕大便以後沒有草紙可用，總之前途似乎不可樂觀，何帳房是不久就可以回來的，尙且如此悲觀，自己却無從預定，幸而何帳房獨自開端又說了，伯林也就靜着聽他。

何帳房說，「柴點王實在是很心，你看，他吃飯的時候老是嘮嘮叨叨，說什麼那里可以省的，那里應該節約的，人家拋了妻子給他去拚命，他却只知道自己積錢。」

「他底眼睛是什麼時候瞎的？」好奇心又使伯林這樣問，「怎麼他外面底情形好像還是很熟悉的樣子？」

「三年多了，三年多了，他，柴點王本來實在是精敏，外面的人

都說「柴點王太精敏，柴點王太精敏！」跑到東，跑到西，他處處能够佔便宜。——可是，其實，如果由他自己出去，錢雖然可以格外多弄點，用途也就大了。一到外面，他又耍賭，又要嫖，晚上沒有女人不睡覺，有時一夜連睡兩個婊子呢！」

忽然船夫發出「阿嚏！」的一聲，接着：「大滙來！」

何帳房連忙停止說話，仰起頭來吃驚地高聲說，「什麼？」

「沒有什麼，」船夫在船尾回答，「只是轉滙，恐怕有來船，所以……」

「哦哦，」何帳房仍然仰着頭說，「如果碰着了什麼人，或者——千萬不要同渠鬧起來，只要念着阿彌陀佛，就什麼事都可免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唔唔，最好是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真是阿彌陀佛，」何帳房俯下頭來又說，「這時我底女人怕已

睡着了，小孩子睡在她底身邊！」

「已有幾個小孩子了？」伯林問了釘眼看着何帳房。

「兩個，倒都是男的，也都還聰明。——噯，唔唔，做人只要厚道，總不會吃虧，菩薩究竟是有眼睛的。你看，柴點王如今還是沒有後，小老婆討了五六個。」

「一個也不會生產過麼？」伯林又問。

「生了兩個了，是大太太生的，可是都是因，現在在女學堂裏讀書。你想，因給她讀什麼書，難道可以傳後？女生外向，終究是無用的，且看他底家私將來傳授給誰。」

「五六個小老婆都在家裏？一個也不會生產過麼？」

「噯屁也不會放過一個。現在家裏只有三個了，有幾個因為不會打煙泡，——柴點王還抽大煙呢，小老婆悶在他底對面給他打煙泡，

有幾個因爲煙泡打得不大好，都已轉賣給人了。有一個買進來的時候化脫三百廿元，只賣得兩百四十塊，因爲有點毛病了。——哦，現在的五太太很好呢，又白又嫩，真是如花似玉呢；可惜柴點王眼睛瞎得看不見。」

「他眼睛先瞎，還是她先進門？」

「自然他眼睛先瞎，她是去年才進來的。」

忽然又有聲音從船夫底口中發出：「阿嚏，大匯來……」

何帳房就又停止說話，並且不絕地輕聲地念着「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何帳房這聲音愈念愈輕，完全停止以後，眼睛就從他底頭上起來了。

空中仍然只有閃閃的星光，船身也仍不絕地一左一右地搖宕，號着「茂德堂柴」的燈籠跟着擺動，伯林老是睡不着。

四 下江的逗遛

到了下江，伯林，何帳房和在北斗橋火車站會着的李耀祖就一同在新蘇樓旅館裏住下。

李耀祖不過二十五歲。長臉孔。尖下巴。眼睛細長。赤眼邊。不長不矮。很瘦。皮色白，略帶紅色。他早和柴家約定，在北斗橋火車站等候何帳房等，同道到東北省去。

李耀祖穿着玄色洋緞的棉袍，袖子也很長，可是不能捲，因為很小，只能從袖底扯點上，使得露出手來。也戴着秋帽，不過是黑的綫呢的，頂結是紅色的。

在北斗橋車站會聚以後，伯林已有兩個同伴，但他覺得愈加孤寂

了。伯林和李耀祖比和何帳房更覺談不來。而且李耀祖和何帳房他們倆談得很投機，互稱「老兄」，相互恭維。他們常是相互地這樣說，「哦，像你老兄……」

三人合住一房間。房內有兩張牀，李耀祖和何帳房合睡一張，伯林獨人一張。房錢每天一元，八折計算。設備零星物件很多，有常備的筆墨紙硯，有官商快覽，又有畫着無骨的美女的月份牌和肥皂，板刷等等。

「你看多便宜，」填就了旅客單，管理旅客單的剛跨出房門何帳房就開口說，「晚上還有餛飩吃呢。哦，多住幾天去罷，這裏真是天堂，一到東北省是……」

因為到時已經過了一點鐘，旅館裏不開中飯了，由何帳房作主，叫了三盤肉絲湯麵，又買得一角錢豬肉饅頭，作為三個人的中飯。

湯麵底滷很多，伯林喝不完，剩了半盤。何帳房見了就說，「爲什麼不喝乾呢，伯林兄？」

「哦，喝不下了，」伯林回答說。

「再喝罷，剩着是罪過的呢，」何帳房又說，「阿彌陀佛，麵是麥粉做的，還有醬油。」

伯林勉強又呷了一口，可是終於喝不完，何帳房就捏起那盤代喝了，說，「阿彌陀佛，剩着罪過，醬油和麵都是麥粉做成的。」

吃了就出去打聽輪船。開往奉南的第二天就有出口的，開往馬村的須至三天以後。他們兩處都可以走，走奉南海路較短，可是何帳房主張走馬村，以爲寧可在下江多逗幾天，將來在輪船上多住幾夜，爲的是開往奉南的是郵船，是以搭載客人爲主的，船價較貴，通艙須大洋十元。開往馬村的是貨船，每人只須五元，不過須多住幾天，船也

較小較壞。他說，「賺錢多少煩難，可省的地方總得省，況且下江可比是天堂，難道在天堂多逗幾天不好麼？」

下江雖然很煩華，伯林却覺得一目瞭然。他在將要畢業往北達參觀教育時已把什麼博物館，遊藝場，什麼印書館和什麼書局等底編譯所，印刷所和發行所等都參觀過了，覺得應該發生關係而願意發生關係的都沒有當即發生關係的可能性，而有許多實無發生關係的必要，以為逗遛着實在無意思。而且恨不得立刻到達目的地，早到一天好一天。然而他實無法使得他底同伴當即和他一道動身前進。他曾向何帳房表示過這樣的意見：「我想不如走奉南，明天就動身，船票貴點算得什麼，我們節省時間要緊，早到一天就可以多做一天事情，而且船票貴得也不多，寓在這里也是要房飯錢的。」但是何帳房是這樣地回答，「伯林兄，可是你老兄實在是不知道呀，這里可比是天堂，一到

那里，啊，什麼……這種天堂的地方多住幾天不好麼？」

「是的，何老先生底話說得不錯，」李耀祖插嘴說，「這一到晚上，哦，真熱鬧，四馬路，噯，啊呀，伯林兄，請你老兄去，包你……」

「東北省比這里壞，究竟是怎樣的呢？」伯林皺着眉頭就這樣問李耀祖。

「那可不知道，」李耀祖回答說，「我也還沒有去過呢。」

「呵，伯林兄，」何帳房又說，「不用多說了，總之這里可比是天堂，沒有再比這里好的了，你將來自然會知道的。」

打過六點鐘，茶房帶着筯筷進來，把電燈捻亮，跟着飯菜也就端進來了。

茶房走後，何帳房連忙把電燈捻滅，把窗門打開，說：「天還很

亮，何必點燈，空費燈油是罪過的。」

盛好了飯他又說，「這飯多好呀！米多白呀！」

飯菜是一小碟肉絲炒鹹菜，一小碟菲菜炒綠豆芽，一小碟薄薄的
火肉，一盤什麼菜和一盤榨菜湯。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太會吃的緣故，還是因為菜蔬原來太少，還只
吃得半餐，只有榨菜湯的盤中還剩着一點東西了。於是李耀祖從他底
網籃裏拿出兩個皮蛋來。因為要空盤用，何帳房連忙把榨菜湯呷乾，
把剩下的兩小塊榨菜也就嚼掉。

「倒是異味！」何帳房吃了一點皮蛋讚美地說。

「是嫂子送給我的，」李耀祖應聲說，「二十個，裝成一簍。」

「你老兄好，有嫂子，又送你皮蛋，」何帳房說着現出羨慕的神
氣，「我是只有兄弟，且還很小。」

他又嘆了口氣，說，「唉，做大阿哥的真苦呀！」

他們繼續談論：

「我底大哥早已有子，我還沒有娶親，他已生下了三個小孩子。做大阿哥的真便宜，吃得堂中飯，積得小貨錢，唉，像我的做小阿弟的真吃虧極了！」

「可是耀祖兄，」何帳房說着把眼睛睜得非常大，「先父死後，連飯米田也沒有一畝，老母，幼妹，兄弟也正待拋本，我……」

吃了晚飯，洗過手臉，李耀祖就提議：「就去罷？」

「好的。」何帳房讚成地說。

「伯林兄，」李耀祖又說，「快戴上帽子，就走罷。」

何帳房和李耀祖底秋帽都是不到就寢不下落，一起牀就戴上的。伯林底帽子是闊邊的呢的，總是一到室內就下落：好像不快下落是犯

規則的，而且似乎時時有人監視着他，所以每次出門去都須照管他底帽子。

「到哪裡去？」伯林問。

「自然先到青蓮樓。」李耀祖回答。

伯林在下江雖然曾經參觀過什麼博物館，什麼書局底工廠和什麼什麼，却還沒有到過青蓮樓，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所以他又問：「哪里的青蓮樓？」

「自然就是四馬路的，」仍然由李耀祖回答。

可是伯林還要問，「那里怎麼樣？去做什麼？」

「去了就會知道的，真是初到下江；阿木——伯林兄，去，包你老兄……」說着李耀祖做出就要動身的樣子。

「去罷，伯林兄，就去罷，」何帳房插嘴說，「去看看不妨，看

看不妨，動手却不行，——哦，看看何妨，早點去，可以多看幾個，可是不要動手，阿彌陀佛！」

到了青蓮樓，知道原是個茶館，伯林只覺得那里滿是看不慣的神氣，聽不慣的聲音和聞不慣的氣味。人很擁擠，走路非常爲難，但是何帳房和李耀祖老是在那里不絕地走來走去；而且每至一處，不肯依着直線進行，總是彎彎曲曲地過去。伯林想和他們商量早點退出，但是人聲非常噪雜，連說話的聲音也聽不清，也沒有可以說話的機會，因爲他們老是起勁地在那里擠，非常忙碌，伯林沒有法子，只好跟着他們擠去。

來回都是步行的，好容易出了青蓮樓，走了幾步，行人少了，馬路上的空氣覺得是新鮮而且涼快的了，李耀祖和何帳房就在馬路上談起天來，兩腳仍然各自走着。李耀祖先開口，他向何帳房問，「你大

腿被摸了沒有？」

「哦，只有一回，」何帳房回答說了回問李耀祖：「你呢？」

「四五回，哦，還不止，六七回呢！」

「年紀你輕，你又長得漂亮，」何帳房羨慕而且慨嘆地說，「我已老了，而且……」

「伯林兄，你怎樣？」李耀祖旋轉着臉這樣問。

「什麼？」伯林很快地回對。

「大腿被摸了幾回？如何？」

「哦，哦！」

伯林回答不來，因為在青蓮樓的時候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層，剛才聽了李耀祖和何帳房底話才覺得似乎確有什麼東西來碰過自己底大腿，却已模糊，記不清有過幾回了。李耀祖也就不再問他。

「你看在那西邊屋角裏的怎樣？」李耀祖旋回着臉問何帳房。

「哦哦，真好，都好，真都好！」何帳房回答說。

「我叫你…………爲什麼不…………」

「哦，那勸不得，看看，看看不妨，不妨，動手可不行，唔唔，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回到了新蘇樓旅館，不久茶房就端進三盤餛飩來，何帳房見了立即高興得非常興奮，說，「多好，餛飩，餛飩，每天晚上都有呢，真好呀！」

他又現出得意的神氣，又說了許多話，語氣之間，似乎餛飩是無上的珍品，而這無上的珍品的餛飩是因爲有了他才能得到的樣子。

餛飩每盤約有十只，盤面上浮着綠瑩瑩的蔥片。

伯林吃了餛飩，覺得淡而無味，因爲覺得肚子已經很漲，只得把

滷剩下了。哪里知道何帳房一見到這個，就起勁地說了：「哦，伯林兄，快把餛飩滷呷乾罷，怎麼又要剩了？」

伯林聽了不覺吃了驚，他覺得這樣一大盤淡而無味的滷實在難以喝完，而且就記起何帳房替他吃麵滷的事情，以為如果再那樣做是很難過的。他覺得無法對付，只得勉強說，「哦，停一會兒喝罷，現在肚子很漲了。」

但是過了不久，何帳房就催促他說，「現在可以喝了，這裏面是有醬油的。」

同時李耀祖所吃剩的大半盤餛飩滷也被何帳房發見了，這是擺在門口的茶几上的，是李耀祖故意偷偷地放在那里的。於是何帳房重聲地說，「罪過，罪過，連罪過都不知道，醬油是麥做的呢，唉唉，罪過，積福延壽。」

終於兩個大半筴的餛飩滴都由何帳房呷乾，呷了他就用手敲敲肚子，說，「積福延壽，醬油是麥做的。」

第二天早上，伯林還沒有睜開眼睛，就聽到李耀祖底口音：「你怎麼了？」

伯林連忙睜開眼來，看見何帳房在被頭坐着，正在用手起勁地摩擦底脚。

「摩擦脚底心。」何帳房回答。

「脚底心怎樣了？」李耀祖又問。

「不怎樣。」

「那末爲什麼要摩擦呢？」

「哦，這我是每天這樣做的：每天一早就摩擦，每隻七七四十九次，已經行了六七年了。」

「爲什麼要這樣？」

「這是延壽法，唔，延壽法，真傳的，你老兄也可以——」

「哦，又是延壽法，要延壽積福就是了，爲什麼還要摩擦腳底心呢？」

「唔，唔唔，你們年輕人總是不相信，可是等到將來相信了，已經來不及了。」

李耀祖披上了上衣就拿開攔了的枕頭來細細地察看。這次由何帳房發問了：「你看什麼？」

「我看有沒有骯髒東西。」

「什麼骯髒東西？」

「就是——就是……唔，下江是什麼地方，男女真是……
……亂七八糟……從前我在下江旅館做事的時候常到板壁縫裏去偷

看，啊呀，……啊呀呀，完了以後，那個事情完了以後，有的就把枕頭拿來一擦，啊呀呀，所以枕頭是最骯髒的東西！」

吃了早餐，時候還早，李耀祖提議：「吃中飯我們自己應該買眼火肉，免得吃不夠？」

何帳房讚成他這提議，就對他說，「好的，就請你去買罷，老兄是老下江了，可以便宜點，而且好點。」

「可以，我懂得這里底勾當，路也熟悉眼，當然……」李耀祖說，「我們一道出去走走罷。」

於是伯林就戴起他底闊邊呢帽，一道走出旅館去，李耀祖當先，伯林跟在最後。

在一條鵝卵石鋪成的馬路上走了許多時候，還只是往前走去。伯林心裏疑惑，不由地問，「我們不是來買火肉的麼？」

「是的，」李耀祖說，「還沒有到可買火肉的地方呢。」

「不是已經走過了幾家，」伯林說，「賣火肉的？」

「那不是的罷，」李耀祖說，「怎麼我沒有看見。」

「是的，」伯林斷定地說了，旋轉身來指着方向，「那里並排有兩家，前面過去還有一家，都擺着火肉等熟貨。」

反身走到了一家熟貨舖子；

「一角火肉，」李耀祖就把一角小洋拍地丟在櫃上，說，「要肥眼的。」

高高地站在櫃旁的夥計是個胖胖得似是橫闊的漢子，他聽了李耀祖底話並不做聲，就在運樹皮也不會去掉的整段的高硝板上切起火肉片來。

胖漢把切好的肉片放在荷葉乾上，當着李耀祖底面包攏。

「只有這一眼，」李耀祖不滿意地說，「怎麼只有這一眼？」

「你要多少？」胖漢聲音響亮地似在嚇人地說，「一隻小角子！」

「這一眼總太少了！」李耀祖說了拿起荷葉包來就走，何帳房也就跟着他走，伯林也就又走了。

回到新蘇樓，一進房門何帳房就連聲地喊：「吃力，吃力！」並且下落帽來用留着長指甲的手指在頭皮上拚命地亂搔。李耀祖却就把火肉的荷葉包打開，撿得一塊肥的，放進嘴巴，迅速地咀嚼了一下，說，「味道可是真有眼好！」

何帳房聽了他這話，連忙把帽重行戴上，也就撿得一塊，放進嘴裏，咀嚼着說，「唔，唔！」

何帳房把火肉嚥下以後就用搔過頭皮的長手指甲剔起他底牙齒來了。

伯林覺得十分沈悶，十分無聊，並且十分焦急，心想獨自先行，但是固然認不得路，而且這時開往奉南的輪船已經趕不上了。

五 新天船上

到了新天碼頭，就有許多搬運夫來把伯林等底行李搬上船去。搬動的人比他們行李底件數還多，一下子如數搬到船上了。

到了船上，行李散散地放在船板上。一個三十多歲，圓大的眼珠上滿現着紅筋的黑臉的長子，站到何帳房底面前，伸長着手說，「快眼給錢罷。」

何帳房連忙從衣袋取出皮夾，從皮夾取出四角小洋來給他。他把伸着的手縮回，表示不受，說，「這哪里行，不要開玩笑笑了，至少四塊大洋，我們人多，分不開哩！」

「那里要這樣多，」何帳房否認地說，「一起只有八件行李。」

「是的，半塊錢一件，八件不是四塊大洋麼？」黑臉底聲音加重了。

何帳房又從皮夾取出四角小洋來，說，「大家客氣點，這樣差不多了，拿去罷。」

「客氣眼也得有客氣眼的辦法，快眼，我們耽擱一時須有一時的錢，再不給錢四塊大洋不夠了。」黑臉催促地說，聲音愈加響，神氣也愈加凶了。

何帳房底手發抖了，慢慢地把八角小洋放進皮夾，取出一塊大洋給黑臉。

「一塊錢哪里够，」黑臉重行伸開手來，捏住銀元，說，「至少把八角小洋都添上。」

何帳房重行取出兩角小洋交給黑臉，說，「出門人苦得很，客氣

點罷。」

黑臉剛走開，就有一個滿臉現着橫紋的矮子走來站在黑臉站過的地方，伸着手向何帳房要錢，說，「那末我底！」

「你底什麼？」何帳房問。

「什麼？我底力錢，人家底拿走了，我可以沒有的麼，一樣地搬動？」

「不是都已給了，一起一元二角。」何帳房用勁地說。

「不，那是你給他的，我還沒有。」

「我都已給了他了，你向他去拿罷。」

「我不能向他去拿，他已經走了，東西是你底，我只能向你借錢。」

「已經沒有錢了，已經統統給了他了。」

「什麼，沒有錢了？那末東西——」

說了矮子就俯下身去搬鋪蓋。這時何帳房底四周早已站滿了搬運夫，多是雙手叉着腰地釘着眼睛注視何帳房。伯林覺得無法對付，李耀祖也老是呆看。

「不要心急，總可以說的，」一個半老的麻子用調解的口氣從旁說，「客人錢是有的，剛才不是還剩下六隻角子。」

矮子停止搬鋪蓋了。麻子又對何帳房說，「他委實還沒有拿過，客人，做苦工的難道可以搬了東西不拿錢，就給他罷。」

何帳房躊躇了一下，又從皮夾取出兩角小洋來給矮子。

「人家拿了一塊二，我只兩隻小角子，做得出來！」矮子說着做出拒却的手勢。

麻子又說，「兩隻角子是不够的，客人。」

何帳房又給了矮子兩角小洋，又說了好些話，總算把矮子打發走了。可是矮子一走開，麻子就站上他底地位了，也就伸着手向何帳房說，「客人，那末我底！」

「還有你底！」何帳房底聲音變了。

「他的確還沒有拿過，」一個戴着滿塗着油泥的鴨嘴帽的黃臉從旁說，「還有我呢。」

「唉唉，」何帳房嘆了陣氣說，「阿，不要這樣了，出門人苦得很呢！」

「我們賣力氣的還不够苦麼？要我們搬了這樣重的東西可以不給錢的麼？」麻子和黃臉先後同樣地這樣說。

伯林不知道在輪船上原是這樣的呢，還是因為何帳房不善處理的緣故，覺得窘極了。李耀祖仍然只是呆看。

何帳房異常地張惶，終於把錢夾裏的二十多個小洋如數給了搬運夫，敲着空皮夾說了許多什麼「出門人真苦，」「大家客氣點，」和「阿彌陀佛」一類的話，才算了結。

伯林等所買的是通艙票。通艙內中間設着三層吊舖，兩旁留着很闊的走路。他們到時吊舖上都已有東西放着，不過多是只有一捲席或者一個小小的衣包。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紅臉孔走來和他們說，「吊舖都已有客人，沒有空的了，不過有幾位朋友是可以商量的，你們如果要，我可以代辦，每舖一隻洋？」

何帳房連忙搖着手說，「不要，不要，我們將就點就是了。」紅臉也就走了。

過了不多的時候，一個高大的貓形臉的漢子自己挑着舖蓋和網籃走進通艙來。

「這是哪一個底？」貓形臉走到一個只放着一捲席的吊鋪旁憑空問，聲音非常響亮，故意嚇人的樣子。

「哦哦，」剛來和伯林等說過的紅臉出來應聲說。

「呸！」貓形臉說着就把那捲席丟在船板上，「這可以當作鋪蓋行李？你媽的，又是老把戲，拿去！」

「哦哦，」紅臉孔說着拾起席子就走了。

貓形臉就把他底鋪蓋打開，鋪在那個吊鋪上。

這船本定昨天下午五點鐘開行，當夜出口，後來改定今天早晨，又後來說是今天下午五點半鐘一准開行，可是這時已是七點多鐘，天色十分暗了，還是不絕地隆隆隆隆地在那里上貨，而且碼頭上還堆積着許多貨物，而且貨物還是不絕地運來。

「今天又不得開了，要明天開了。」許多在船上的人都這樣說。

「趁輪船最怕這樣，」何帳房輕聲地和他底同道說，「船不開，不得睡，扒手很多呢。」

「最可怕的事竟然遇着了，」伯林這樣想着不由地難過起來了。船行了大半天，海水已由混濁的黃色變爲澄清的青色，船身震宕得更厲害了。船駛行得愈快似乎風也愈大了。伯林雖曾於往北達參觀敦育時坐過高大的輪船，但那只在江面上駛行，這樣無邊無沿的大海委實未曾見過。可是他覺得海並不大，雖然望不見邊沿，因爲他在以前所設想的海似乎總還要大點；只是覺得天空實在太小了，一目瞭然似的。他坐在放在甲板上的木桶上，正在對着自然出神，忽然李耀祖在他底面前出現了。

「你看老何多討厭，伯林兄，」李耀祖見了伯林已在招呼他就開口說，「呆頭呆腦，豬頭三，阿木林似的，什麼積福延壽，又要摩擦

脚底心，却連行李也對付不好，吊舖也弄不到一個。」

「唔！」伯林應聲說。

「我是不相信什麼積福延壽的，我是學堂出身，是在學堂裏讀過書的，在學堂裏讀過書的難道還可以再相信什麼積福延壽麼？——你也是學堂出身罷，伯林兄？」

「是的。」

「預備去幹什麼呢？」

「想到鐵路上去做點事。」

「去做什麼呢？」

「還沒有定呢，要到了那里再看，所以我很心急，恨不得早就到了。——你呢，李先生？」

「暫去管管帳，是親戚底舖子裏。不過將來總得到衙門裏去，已

經託定當了，過幾時就轉到縣衙門裏去，那是內人底表親，將來一准可以進去的，現在因為沒有空位置，所以暫須等一下，我想我們讀書的總得上政界去，讀書原來爲什麼？你看，那個知事，內人底表親，有了兩個姨太太，又將把丫頭收起來了，還年年買田呢！——老兄將來也打算入政界罷？」

「倒還沒有想到。」

「我想總還是轉入政界，在鐵路上做事雖也很見錢，不過總是洋務，吃洋務飯我以爲總不如做官好。看你倒是很規矩的，伯林兄，將來我如得意了，我來招呼你罷，不過你香煙總得抽，現在場上的哪一個不抽香煙？花界地方也不妨常去走走，這種都是應酬必需的，你打牌會不會呢？」

說了，李耀祖從衣袋取出一個方面扁的洋鐵盒子來。他就打開盒

子，抽出一支紙煙，當即把蓋蓋上，捏着紙煙在那蓋上撞了一下，把紙煙送到嘴上用嘴唇夾住，把盒子放進衣袋，又用手在衣袋裏亂摸了一下，伸出手來把含着的紙煙拿下，開口吃驚地說，「哦，自來火沒有！」

「我有，我有，洋火我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鵝蛋臉從旁說，同時從他底衣袋裏取出一盒烏頭火柴來交給李耀祖。

李耀祖把紙煙重行送到嘴上，又用嘴唇夾住，把接過來的火柴抽出一支來擦了。可是還沒有點着紙煙就被風吹滅了。第二支剛擦着又被風吹滅。第三支失敗以後李耀祖也不再管伯林底回答，也沒有和鵝蛋臉說些什麼，拿着火柴願自走到艙內去了。

鵝蛋臉底皮色是有點黑紫紫的，穿着藍罩袍，也戴着黑秋帽。李耀祖走後他就走近伯林，點了點頭，向伯林說，「貴姓？」

「孔，」伯林回答以後也就問他：「貴姓？」

「敵姓謝，謝，孔先生，剛才你不是說到鐵路上去做事麼？」

「是的。」

「那末請教，孔先生，鐵路公司究竟是怎樣的？」

「什麼是怎樣的？」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鐵路公司，因為我也要去考。」

「剛才我只說是到鐵路上去做事，我並不是到鐵路公司裏去的，也沒有聽到什麼鐵路公司正在招考，你擬去考哪一個鐵路公司呢？」

「鐵路公司不止一個麼？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只是家叔寫信來叫我先到他底舖子裏去，他說現在要算吃鐵路飯是頂好的了，只要考得上，年年加錢，不過須考英文和洋算盤，所以叫我先到他底舖子裏去，一邊幫點他底忙，一邊預備。」

「英文讀過幾年？」

「半年也沒有讀過呢，華英初階已經買來了，可是讀不來。」

「哦！」

「孔先生，洋算盤究竟是怎樣的？珠算盤我是加減乘除都打得來的，洋算盤却還沒有見過，究竟是怎樣的？」

伯林正在感着難以回對，李耀祖已含着點着的紙烟搖擺地走來，他們底談話也就停止了。

船又行了好久，夜色罩滿了海面，海水已由深藍變為黑色了。氣溫低了，各人早都走進艙內，艙內很是熱鬧了，機輪底轉動聲和輪葉撥水底聲音同呼呼的風聲相應和，愈響愈緊，愈響愈猛烈了。

伯林吃了一碗飯，又盛得一碗，剛走到桌邊，忽然碰的猛烈的一聲，同時從船邊底空洞潑進許多浪花來。伯林身子一搖，覺得脚已發

軟，胸中頓然漲悶起來，再也無力吃飯了。

伯林走到他底被舖上躺下，覺得好像正在剛吃了飯就高岩秋遷，胸中難過得要吐，但還是被慣性使得一來一往地高宕，無法停止的樣子。

伯林底被舖舖在何帳房和李耀祖底旁邊，——走路底鐵板上，這里底鐵板因為已在船邊，是斜弧形的，而且又是兩塊連接的交接處，有着許多鐵帽釘。他覺得很難睡，一不小心就會滾到船沿去。肯脊上又被鐵釘頂得很痛。

出去小便或者因為有事經過這走路的都就在伯林底身上跨過。他怕被人踏破肚子，只得把身子側着。

睡在伯林底近旁的一個女子吐了。她底小孩子不絕地叫。她給小孩子在鐵板上小便，尿流到伯林底被舖裏來了，她察覺以後只向他說

了聲「對不起！」他無法，也是無力對付這事，只得依然躺着。

何帳房毫不作聲，李耀祖也是這樣，他們都老是靜靜地躺着，沒有一點動作。伯林也不敢作聲，也不敢舉動，覺得似乎如果有了什麼舉動，非常可怕的難受就會臨到的樣子；只是用力地躺着。

六 馬村底口外

海水漸漸地混濁起來，又變成黃色了。海風仍然很大，船却不大顛波了。

海水愈黃了，輪船駛行得很慢了，大而且厚的冰塊不絕地迎頭浮來。每塊如此，被輪船底尖頭觸着的時候，登的一聲，裂爲數小塊，同時船身也就震宕一下。

冰塊愈來愈密了，船也駛行得愈慢了，站在船頭底一邊測量水底深淺的却工作得愈加用勁了。兩個白種的外國人不絕地在舵樓上用各樣的望遠鏡向着各方探望。

太陽已落到船後方的海邊，而且不絕地一點一點地沈入海中，黃

色的海水漸漸地染上了褐色，天空愈覺得小了。

一隻三隻脚的豹一般的動物伏在一塊很大的冰上，輪船漸漸地行近那冰塊，牠就張大嘴巴，露出雪白銳利的牙齒來，似乎就想把輪船吞將進去。輪船底尖端觸着了那冰塊，當即裂爲三塊，分開了。東的一聲，牠就沒入水中去了。

伯林看了很是興奮，旋轉身來看見何帳房偕着李耀祖正從艙內出來，他就做着手勢講述剛才所見的情形給他們聽。

「唔，唔唔，莫多說，」何帳房連忙搖着手說，「海裏的東西是——」

「是什麼海獸罷，」伯林又說，「或者就是叫做海豹的？」

「唔，唔——」何帳房說着把手搖得愈加起勁了，而且現出討厭伯林的神氣來了。

李耀祖也就迅速地眯着他底赤眼邊，故意暗示什麼似地，向伯林連聲地說，「不要講牠，不要講牠！」

伯林只得獨自走入艙內去了。

忽然鐵練聲隆隆隆隆急迫地響了陣。拋下了錨，船就停止進行了。「怎麼了？爲什麼停了？」一個躺在吊舖上的滿臉長着鬍子的胖漢，用他底啞雄鴨叫一般的聲音，問剛從艙外進來的他底同道，是個黑而瘦的長子，牙齒和指甲都是老黃色的。

「引港的沒有來，」黃牙齒的長子回答，「今年這還是第一次，從下江開到馬村，沒有引港的，輪船進不得口呢。」

「那末今天不能進口，要明天可以進口了，」胖鬍子嘆着氣說，「真要命！唉，我有緊要的事呢，我以爲今天一定可以進口的。」

「明天？」一個上門牙鑲着金牙齒的二十七八歲的白臉孔從旁

說，「要是明天能够進口，那就好了，恐怕後天也還不能進去呢。」

「爲什麼？」胖鬍子趕緊向他問。

「裏面又結了冰了，昨夜不是發了一夜大風，又結了冰，進也進不去，出也出不來了。」

胖鬍子正在嘆氣，一個拖着拖鞋留着仁丹式的鬍子的忽從船頭進來，高聲說，「輪船行錯了，這洋鬼子真沒用，掛上求救的旗了。」

「這洋鬼子，只會吃牛肉，牛肉倒吃得不少了，路却行錯了。」

鑲着金牙齒的白臉說了就做出討厭外國人的神氣，剛才所謂因爲裏面結了冰的緣故的話似乎不是他所說的了。

於是大家都到船頭上去看，桅竿上固然飄蕩着一張小旗，但這小旗究竟是求救的表示不是，實在無從斷定，伯林且覺得這旗好像並不是方才掛上的，却也不能十分確定。舵樓上的外國人仍在那裏用着望

遠鏡探望，並且不時地說些句子短促的話。伯林雖在學校裏讀過外國文，却也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大家都慌張了。何帳房好像以爲伯林和李耀祖都還不會知道，給他們從頭至尾地將這些不好的消息詳詳細細地報告了一下，並且現着十分窘迫的神氣出神地說，「那末，那末，怎麼好呢？悔不該貪圖便宜，不走奉南，唉，唉，今年還是第一次，委實是危險的呀！」

「你以前不知道的麼，還是第一次，今年？」伯林問何帳房。

「知道是知道，阿，阿阿，悔不該……伯林兄，阿，唉，唉，如果長久……吃完了米怎麼辦呢！」

李耀祖只是默着，伯林却想起魯濱孫漂流的事來了，因爲他曾經讀過魯濱孫漂流記。他想，「那是只有獨個人的，而且是在荒島上，現在這船裏裝着許多麵粉，即使把煤燒完了，生麵粉也得暫且維持生

他又感到一種冒險的趣味，但也就感到淒涼，因為他這次旅行並不是故意冒險的。

忽然遠遠地起來一種胡琴聲，隨即同時有三個水手走進艙來，用安浪話憑空高聲說，大意是：他們當晚無事，所以去給客人唱戲了。許多客人都說「好的！」於是胡琴聲接連地響，一個水手拍着拍子，另一個不絕地唱。伯林不知道唱的是什麼，只聽得「呀……呀……呀……呀！」

唱了一陣，就有一個水手捏着淘羅，按次地走到各人底面前說，「出點茶錢，難得的！」

伯林因爲取錢不容易，本想不出了；

「聽了戲可以不出錢，哪有這種道理，人家是吃得自家底飯來唱的？」這罵聲從隣近起來以後伯林連忙坐起，費了許多手續，擎着錢等候着，雖然他是很討厭那所唱的戲聲。

捏着淘羅的水手到了伯林底面前，不等他開口，伯林就把預備着的錢擲進淘羅去。鏐的一聲，水手仰起臉來向伯林看了眼。伯林知道他是個闊嘴巴，眼睛圓而大，眼球上滿布着紅絲。

唱戲的水手們搖着淘羅響着銅子走了。黑而瘦的長子就露出黃牙齒來向他底同道說，「還要咽麼？咽得還不够麼？」

「不咽做什麼呢？」胖鬍子回問他底同道。

「你不是帶着牌麼？」

「打牌麼？搭子呢？」

「搭子？你，我，老七。」

「還有呢？」

「還有，」黃牙齒的長子提高聲音憑空說，「有三缺一了，哪個朋友來？」

這呼聲剛響了，就有「我來，我來！」的聲音應着。發這應音的就是自己挑鋪蓋和網籃來的貓形臉。

於是拖開板箱，把捲着的席子打開，鋪在板箱底蓋上。貓形臉坐在一個小箱子上，黃牙齒的長子和胖鬍子各坐着一個衣包，老七，就是上門牙鑲着金牙齒的白臉孔，坐在一個不曾打開的鋪蓋上。

「哦，沒有洋蠟燭，」黃牙齒的長子吃驚地說。

「怎麼好？」貓形臉嘆着氣高聲說，「沒有洋蠟燭怎能打牌？」
「我有，我有，洋蠟燭我有，」這應聲從靠船尾一端的吊鋪裏響
了，就有一個繫着青布大肚兜的瘦白臉從那里擎着洋蠟燭過來。

「哦，朋友，」貓形臉感激地說，「向你買罷，多少錢？」

「何必買，」瘦白臉說，「用就是了。」

「那末你也來，」老七說了看看瘦白臉。

「我不來，」瘦白臉回答說，「我來看，看看也好。」

「那末鑲幾成，」老七又說，「二一添作五，好罷？」

「不，」瘦白臉斷定地說，「三成就够了，三一三十一。」

「四六罷？」貓形臉插嘴說。

「好，好，好！」瘦白臉承認地說了，就和老七並坐在鋪蓋上

了。

「多少塊錢的呢？」貓形臉提出憑空問。

「五塊錢的罷？」黃牙齒的長子帶問帶答地說。

「五十角的就够了？」貓形臉說。

「五十角的四成六成不容易計算，還是五塊大洋的好罷？」瘦白臉這樣說。

「什麼？」貓形臉重聲地責問，「這會不好算，比如輸十角，就一人拿出六角，另一人拿出四角；又如輸五角，就是一人三角，另一人兩角，怎爲不好計算？」

「五十角的罷，就是五十角的罷。」老七重複地說了，脾聲隆隆地起來了。

吊舖上東一聲西一聲地接連地發出強烈的眠鼾，睡在伯林底近旁的小孩子不時地叫「媽！」他底母親時常嘆着氣喊「啊唷！」

貓形臉底背後站着個矮胖的紅鼻子。黃牙齒底背後站着個三十多歲的白臉孔，就是拖着拖鞋的仁丹鬍子。他們都含着紙煙，側着頭地靜看眼前的牌。

老七和瘦白臉緊靠着頭地坐着，他們底背後蹲着個瘦長的癩頭。癩頭底視線從他們底項頸間射進，直視他們底牌花。站在胖鬍子底背後的是個留着鮎魚鬍子的大肚子。

門縫裏時時吹進風來，蠟燭火不絕地搖動。

「尼姑」，「花仙雞」，「開」等呼聲一高一低地接連地響，和拍，拍，拍的牌聲相應。

「二五六，够了——」忽然老七得意地說，「兩百五十六廿八三百八十四，十六副五百。三二三二六十四，六四三二九十六，十六一百十二，加八……：七百廿。」

「誰打的，」貓形臉不平地說，語氣很是難聽，「這塊三五？」

「是我打的，」黃牙齒的長子說了就問：「怎麼啦，我打了一塊三五？」

「要賠，」貓形臉又說，「擲着地從八，到了這時怎麼還可以打三五？」

「要賠？」長子高聲辯護地說，「我打的是塊白三五，有什麼犯規？如果是花三五，擲着地從八，當然是不打的。」

「哼，花三五？這是什麼時候了，總要防有拋龍頭的了。兩百五十六，本來只有六十四副的，你看！」貓形憤憤地說。

「呸，我打牌要你來干涉！我底牌總得由我隨便打，只要不犯規則。」長子怒着說。

「什麼規則，打錯了牌還要這樣強硬，到茶店裏講去！」貓形臉

說着就站起身來。

「我怕你麼？」長子說了也就站起身來。

「這是在船上，到哪里的茶店裏去呢？」胖鬍子用啞雄鴨叫一般的聲音說。

「大家耐點氣罷，」瘦白臉說着仰着臉輪眼看他底賭伴。

「錢總得給，七百廿，」老七用勁地說，「給了錢再說罷。」

「坐下罷，坐下罷，」啞雄鴨叫一般的聲音胖鬍子緩緩地說。

「不行，」黃牙齒的長子決然說，「他實在是太可惡了，非同他

——

「你不可惡，在我底八莊裏放大牌？」貓形臉用手指着黃牙齒的長子狠狠地說。

「你！」長子說了也就用手回指貓形臉。

「我怕你？」貓形臉說了，用手把攤着牌的席子用力一拉。牌板落在鐵板上，接連地冬冬地響。

「啊唷！」

喊痛的聲音從黃牙齒的長子底嘴巴出來的時候，五個賭伴已經打成一團了。

伯林覺着了脚上的被已經被人踏着，連忙坐起，躲在一邊。果然打成一塊的人團當即向他的一邊滾過去了。

七 訪平康里

輪船在馬村底口外停下以後，第二天就有一個白種的外國人駕駛着一隻三道風帆的船出來引港，——可見並沒有行錯路；裏面也並沒有結冰，一路進去只有暫時見到像浮在口外的冰塊。

到了馬村，輪船就在江底中間停下。船還沒有停行的時候早有許多接客的和搬運夫從小船渡上來，使得艙內擁擠，噪雜。許多稅務警察都穿着皮外套，領頭上披露着很長的獸毛，身子既高，臉孔又黑，而且一上船來就亂翻東西，似乎非常強蠻，無法抵抗的樣子。

伯林等也都由小船渡上岸去，岸邊無非是冰，好像原是水晶築成的。他們不敢只用腳走，由手幫同緩緩地爬行。

好容易從冰路上走到了旅舍，檢了行李，

「啊呀呀！」何帳房就嚷將起來，「啊呀，啊呀，啊呀呀！」

「怎麼了？」伯林趕緊問。

「把字紙，字紙灰忘記丟在大洋海裏了，」何帳房出神地回答，

「啊呀！」

「怎麼辦呢？」李耀祖吃驚地問何帳房。

「怎麼辦？只好帶着走罷，」何帳房定了定神說，「阿阿，北支車上的矮鬼子還是很討厭的，不准多帶東西，啊呀呀，真是——」

「那末怎麼辦呢？」李耀祖又用詢問的口氣說，「把牠寄在這里罷，回轉來的時候可以來拏的？」

「這辦法倒是很好的，帶走多少不便，」伯林插嘴說，「就寄在這裏罷？」

可是何帳房連忙搖着手說，「這種東西寄在這種地方叫我怎能放心，而且回來的時候我不再走這里了，回來還是走奉南便宜了，從奉南到下江船票也只須十塊，是老頭票，合大洋不過五六元，那船好，開行也有一定的時間。哦哦，這也是矮鬼子底鬼辦法，從下江到奉南要十塊大洋，從奉南到下江只須十塊老頭票。」

「矮鬼子不准你帶怎麼辦呢？」李耀祖又向何帳房問，「你不是說北支車上矮鬼子不准多帶東西麼？」

「哦哦，是的，只好多化點錢了，把別的東西都打行李票罷。」說了何帳房提着那包字紙灰在房內走了幾圈。

在泰康旅舍裏吃飯，剛擺出盤筷，何帳房就高興起來說，「在這里吃飯，是很好的，高梁任你喝飽，要喝多少就多少，並不加錢，馬村高梁是天下馳名的，這里不就是馬村麼？」——還有，湯也任你喝

飽，一盤一盤地添給你，飯也有人盛給你，真好！」

果然，飯菜還沒有來，桌上已擺上三隻牛眼睛般的小酒鍾和一把葫蘆形的平底小酒壺。只是氣味太凶，伯林喝得不過半鍾，再也喝不下了。何帳房也只喝得兩鍾，早已滿臉通紅了。

「怎麼酒還沒有喝完就吃飯了？」何帳房見了伯林剩下的酒吃驚地責問。

「醉了，喝不下了。」伯林說。

「總得喝完，剩着是罪過的呢。」

「停一會兒，吃了飯再喝罷。」

「那不行，」何帳房語氣嚴重地說，「吃了飯怎能再喝酒，飯是娘，酒是兒子，兒子在娘底上面，那是罪過極了。」

「那末不再喝牠罷，我已經吃了兩口飯了。」

「剥着可是罪過，酒是糯米做的。讓我代你喝罷。」說了何帳房就把伯林剩下的酒分作兩口喝乾。——「呵，醉了，醉了！」

直到東北省的火車要到夜裏開行，吃過中飯，三人就一道到外面去走走。何帳房紅着臉，連眼珠也都變爲玫瑰色，走起路來身子老是搖搖擺擺。路上滿是冰凍。街上店鋪多以實物做廣告，連女子的襪套都用放大的實物掛在招牌下面。賣水果等零物的多只能以半斤一斤爲單位出賣，如買半角一角往往因不能計算拒却。

走了一陣，李耀祖向何帳房說，「我們去看看老陳罷，他不是在此地麼？」

「好的，」何帳房說，「我原也想去看看他，就去罷。」

「好，」李耀祖又說，「那末請你引路。」

伯林不知道所謂「老陳」是誰，他們並不徵求他同意。他只得跟

着走，也並不覺得怎樣，這時在他反正各種事物同樣地生疏。

到了一間狹長的房裏，房內一邊擺着一張長條桌，桌上擺着算盤鋼筆一類東西。另一邊有一張寫字臺，臺上也有算盤之類。主人一見伯林就向他驚訝地說，「哦，你怎麼來的，孔伯林哥？」

伯林也就驚訝地說，「怎麼我以前一點也不知道，你原來是在這裏，陳守衡哥。」

他們談得很熱鬧，何帳房和李耀祖反而在旁觀的地位了。

陳守衡是個瘦小的瓜子臉，臉色青白，鑲着一粒金牙齒，穿着黑綢的皮袍，戴着平頂的皮帽。袍子很長，蓋着脚面，掛出的皮毛觸着地面。他和伯林在小學校裏是同學。

「我請你們吃飯去罷，」陳守衡輪眼看着伯林等說。

「吃過了，都已經吃過了，」何帳房回答。

「那末喝酒去，這里底高粱是有名的，去喝點馬村高粱罷。」

「也喝過了，」伯林應聲說。

「還醉着呢，」何帳房說着用手指點點他自己底鼻子。

「那末到茶樓裏喝茶去，你們既然來到這里，我總得請請你們，是很難得的，同時碰到三位同鄉。」

「這里——貴行底茶也很好，何必出去化錢。」何帳房捏着茶杯說了，就又呷了一口。

「唔唔，這里底茶樓實在不大好，比我們松村底差得多，我們松村底茶樓多好，所以我常說：我們底松村實在是好地方。——那末聽戲去，哦哦，這里底戲館簡直不行，所以我也常說：恐怕沒有再比這里壞的地方了；以前到過的南州和前塘底茶樓，戲館都要比這里底好得多。現在這里算是頂好的大舞臺而且停演了。不過我總得盡盡地主

之義，那末到平康里去走走罷？」

「平康里是什麼？」李耀祖注視着陳守衡問。

「就是鴿子啦，這里婊子住的地方叫做平康里。」何帳房爭先解釋說。

「這倒好，」李耀祖高興地說，「看看這里底婊子是怎樣的。」

「這里底婊子是不是也分長三，么二，野雞……」

「沒有，沒有，」陳守衡慨嘆地說。「只分北花，就是本地的姑娘，和南方的姑娘，南方的姑娘是好的，剛有幾位新來到。」

「好，好，看看是不妨的。」何帳房贊成地說。

「應該攷察攷察，將來說起來也可以……」李耀祖得意地說。

「我不去，」伯林因為回想到了在下江青蓮樓上的情形，覺得無聊，所以這樣推托說，「我覺得很有點疲倦，想先回到旅舍裏去躺一

下。」

「看看是無妨的，」何帳房勸伯林說，「一道去，看看有什麼要緊呢。」

「去罷，」陳守衡代爲主地說，「去罷。」

四人同行，何帳房仍然搖搖擺擺，李耀祖有點跳跳躍躍，到了望得見一個牌樓的地方，陳守衡就說，「快到了。」

果然，又走了幾步，就望得見牌樓上大書着的字了，明明是「平康里。」

經過牌樓，轉了彎，那里是許多間平房構成口形的院子。

一個粉白臉的矮小的女子站在一個門口，穿着竹葉青的上衣，大紅的褲，淡綠色的襪，正在和一個隣居呀呀地談天。那也是個粉白臉的矮小的女子，穿着蓮青的上衣，玄色的褲，粉紅的襪。

「我不進去，」伯林說着就在轉彎角上停下了。

「看看不妨，」何帳房說。

「不進去怎麼呢？」陳守衡問伯林。

「在牌樓旁等你們，」伯林回答。

「一定不進去麼？」陳守衡再問伯林。

「我想一定不進去。」伯林又說。

因為要和伯林談天，陳守衡也就在轉彎角上停下。李耀祖却獨自快步地向那女子站着的地方走去。何帳也就大步地跟去，並且用松村音向在他前面的同道說，「是北花罷？」

李耀祖也就用松村音回對：「大概是罷，就是北花罷。」

「南蠻子來了！」穿着粉紅襪的粉白臉的女子見了李耀祖等又聽了他們底話就這樣嚷。

「是南蠻子麼？」穿着淡綠襖的應和她底隣居，興奮地說，「哦，南蠻子來了！」

「走罷，回轉罷，叫我們南蠻子呢，」何帳房連忙停止進行，慌忙地說。

「叫我們南蠻子便怎麼？」李耀祖問何帳房，「爲什麼要叫我們南蠻子？」

他們這些話仍然都用松村晉說，那兩個女子聽了就又同樣地先後說，「是南蠻子，確是南蠻子。」

「不好，不好，」何帳房搖着手說着就旋轉身來，「走罷，快回轉走罷。」

「究竟爲着什麼，要這樣地叫我們？」李耀祖吃驚地問。

「總之不好，走就是了。」

「南蠻子，南蠻子！」粉白臉的女子又同樣地先後說，「南蠻子不要走罷！」

何帳房聽了走得愈加快了，李耀祖也就跟着快走。

「爲什麼就回來了？」陳守衡見了何帳房詫異地問。

「叫我們南蠻子，她們，」何帳房懊惱地回答說。

「何必回轉呢，叫南蠻子有什麼要緊？」陳守衡說了現出勸他們重行進去的神氣。

「不好，不好，給她們叫南蠻子實在不好，」何帳房說着現出難受的神氣。

「叫她們不要再叫就是了，讓我說去，她們重視我們呢，叫我們南蠻子。」陳守衡說了就想向口形的院子進去的樣子。

「不好，不好，總之不好，已給她們叫了，還是走罷。」說了何

帳房就開始行動了。

八 北支車上

不知道是因為旅客太多，還是車輛不夠的緣故，上車的時候非常擁擠。伯林身子已經進了車門，他底大衣却還有一半留在外面，被人軋着，弄得進退兩難。何帳房因為保護字紙灰，更覺爲難，擠得臉孔比喝醉高粱以後還紅了。

好容易在車上佔得位置，不久車在小鐵橋火車站停下，就須換車了。好容易又上了車，可是坐位早已沒有，伯林等三人都只得站着，好像是在電車上只須暫且站一會兒似地，却沒有可以拉手的東西，開車的時候身子突自向後倒去，幾乎跌倒，幸而後面還站着人，給他們擋住了。

「你們得不到坐位？」和伯林同船到馬村的仁丹鬍子，就是拖着拖鞋說外國人行錯了路的，不過這時已換穿高面的暖鞋，看見了伯林，等就這樣說。他坐在靠窗口的椅子上。

「是的，擠也擠不上，」何帳房回答。

「哈哈，真不容易，我是幸虧這位客人，幫我上車，又幫我找坐位。」仁丹鬍子說着用手指點點他底同坐，是個瘦白臉，就是繫着青布大肚兜拿出洋蠟燭來和人共位打牌的。

「真是幸虧你，」仁丹鬍子旋向瘦白臉說，「我省了不少的錢，我怕找不到坐位，本來預備買二等票的，現在這錢可以省了，真是感激！」

「這能算得什麼？」瘦白臉得意地說，「以後要借光的時候很多呢，唐師爺！」

「勞駕，勞駕，」留着仁丹鬚子的唐師爺向着坐在他底對面的說着站將起來，「請讓一讓，我要從上格拿點東西。」

瘦白臉連忙起來幫他，就從放零物的格子上取下兩瓶蒲桃酒來。「還要勞一勞駕，」這次唐師爺對着瘦白臉說了，「還要拿點東西，下酒的食物，在坐椅下的洋鐵罐裏。」

瘦白臉俯着腰從坐椅下取食物，牽連着站着的伯林等，使得他們緊擠了好久。

唐師爺又從提籃裏取出兩個茶杯來，從蒲桃酒瓶倒出兩杯紫紅的液體。

這些蒲桃酒原是瘦白臉送給他的。瘦白臉是個販運南貨的客商，帶着許多隻很大的盛着南貨的網籃。輪船剛進口的時候他就和許多同船的商量，要求渠們幫忙，各人替他承認一隻。他向各人同樣地

說，「稅務警察上來問的時候請你承認這是你底行李，如果問到這裏面裝着什麼，你可以說是零碎東西，帶去自己吃的。那末就可以免稅了，否則一人帶許多件，非上捐不可。」他向何帳房說的時候何帳房表示懂得他底情形地說，「是的，你們全靠這一點，這是緊要關頭，過了這一關你們一年的吃用就有了。」伯林等和唐師爺同樣地各替他擔任一隻網籃，但他到了馬村，只買得幾瓶蒲桃酒送給他同往短秋說是到衙門裏做事去的唐師爺。

「喝？」唐師爺擎着盛着蒲桃酒的茶杯向坐在他底對面的說。

「請。」他們同聲回答。

「喝？」唐師爺說着又向站着的伯林等擎了擎捏着的杯子。

「請。」

唐師爺把擎了的杯子轉到瘦白臉的南貨客人底面前就說，「這一

杯給你。」

「罪過，罪過，」南貨客人說着連忙伸出手去接杯子，「怎麼要師爺倒酒。」

「下酒的，」說了唐師爺把盛着蝦米和榨菜的洋鐵罐拿到南貨客人底面前。

「哦，磕頭，磕頭！」南貨客人說了取得一小片榨菜。

泊的一聲，唐師爺呷了口酒，辨了辨味道，說了聲「好！」隨手把一粒蝦米放進嘴巴，用勁地咀嚼起來，牙齒相擊，得得地響。咀嚼了一陣，他又呷了口酒，讚美地說，「這蒲桃酒很好。」

「這榨菜很好吃，」南貨客人應聲說。

「是的，」唐師爺說，「我喜歡清爽，我是吃素的，連用葷油做的東西也不吃，既合衛生，又免殺生，可是出門不便當，所以自己帶

着……，雞蛋可是吃的。」

「蝦米？」南貨客人聲音短促地說。

「是的，蝦米也吃，因為已是乾的了。」

他們緩緩地談，似乎正在寬大的廳堂裏坐在安樂椅上。

車門突自開了，接連地走進四個人來，當先的是個黑圓臉的本國人，其餘的三個都是黃種的外國人，後邊的兩個都是軍裝的。他們不絕地「票，票！」地嚷。

走在第二的黃種外國人底鼻子上包着個雪白的棉花罩。伯林見了他這東西也就感到車內的確充滿着難聞的大葱氣。

一個站在伯林近旁瘦長的鄉下人似的黑臉孔見了他們連忙從衣袋取出車票來，當先的本國人過去的時候就把牠交了給他。他本只是把票收來交給走在第二的外國人查驗的，收下黑臉孔底票的時候因為走

在第二的外國人還在後面站着，他就捏着牠往前走去了。走在第二的外國人到了黑臉孔底面前就向他要票，他用本國話說是已經交給「前面的人」了，那外國人似乎沒有聽懂他底話，仍然伸着手向他要票。他又照前地說，但那外國人仍然向他要票。他呆着不做聲，神氣非常難看了，那外國人就在他底臉上拍地打了一下。那走在當先的黑圓臉聽到打聲就旋轉身來，也就在他底臉上連打了兩下，而且很是用勁，隨即把他底車票交給查票的外國人。

黑臉孔原有兩個同道，可是毫不作聲，同車的也都毫不作聲，唐師爺也停止喝酒和咀嚼，伯林覺得莫明其妙。

「嚇！」三個黃種的外國人跟着黑圓臉的本國人出去以後唐師爺首先開口，「矮鬼子真厲害！」

「外國奴更可惡！」許多人先先後後地說。

「阿，矮鬼子實在可怕，」何帳房嘆着氣說了，連忙仰起臉來輪着眼睛看了看放在格子上的他底字紙灰包。

「嚇！」唐師爺第二次這樣說了，又呷了口蒲桃酒，重行咀嚼起蝦米來了。

九 到了目的地

到了長橋火車站，一下車伯林就會見那里底站長，就是朱煥唐，是個尖下巴的白臉孔，穿着站長的制服。

「你就在這里麼？」伯林十分疑惑地問。

「是的，我就在這里，」朱站長回答。

「這里就是你做事的地方麼？」伯林驚異地又問。

「是的，這里就是我做事的地方。」

聽了朱站長底確實的回答，伯林詫異而且失望了。原來他以爲這長橋火車站底規模是非常宏大的。他初次從松村到北斗橋火車站的時候覺得那里很是壯觀，實是前所未見的。等到到了武州火車站，覺得

那里比北斗橋底車站更壯觀，更宏大。後來到了下江火車站覺得愈壯觀，愈宏大了。於是不知不覺地在他底腦中多了這樣的一種觀念，就是從家鄉出去，愈往外愈繁盛，火車站也愈講究，宏大。這確是一種錯誤，但伯林在沒有到目的地的時候毫不知道這是錯誤的。——長橋火車站只有四間房子，而且車站以外在近處見不到什麼建築，孤零零地在沙漠上，站內軌道只有兩條，設備連月臺也沒有。

和朱站長談了一陣，伯林愈加失望了。他本以為做站長的在站內有最高的權力，一切事都歸他處置，一切人都歸他任命。他原想要求朱煥唐委仙任售票的事，因他覺得這事是很有趣的。又以為如果辦不到，打電報也很有趣。哪知道這種職員都須由總局委任，做站長的只有監督的責任，並不能直接去留他們。這確也是一種錯誤，但伯林在沒有到目的地的時候也毫不知道這是錯誤的。

「那末怎麼辦呢？我？」伯林看明了朱站長底地位並沒有像他在家鄉所說的高，權力也並沒有那樣大，不由得起勁地問。

「只好等着罷，」朱站長睜着眼睛輕聲說。

「等什麼呢？」

「我已託了總局裏的人，過幾天或者就可以進去的。」

「進去做什麼呢？」

「那可不能預定的，只好隨時看機會。——不一定就有事可做呢。」

「沒有事可做怎麼辦呢？」

「只好等候。」

「薪水呢？」

「不做事是沒有薪水的，可是可有點津貼。」

「可有多少呢？」

「只要吃得隨便點，大概做飯錢是够的。如果沒有另用，我可以借給你的，三元五元我總得借給你的。」

「只有津貼地要等候多少時候呢？」

「那也是不能預定的，也許兩三個月就够，也許要到半年一年以後。」

伯林非常氣急了，他本以為三四十元一月的收入總可以有的，或者還可以再多點，而且已經預算好了用處，連夾衣也不會帶一件，以為可以等到領得薪水以後新做，反正原有的都已很舊了。現在如此情形，不但不能按着預算寄到家裏去，連自己底另用也需借起來，以為何必老遠地跑將出來。他恨不得立刻回到家鄉，然而不能，固然旅費已經用完，而且朱站長不准他這樣。朱站長說，「這怎麼可以，固然

白走一躺未免可惜，在我也是不能夠的，如果就回去，總說我你給弄得不好，我底面子怎麼過得去呢？」

「那末到了有了事情可有多少錢一月呢？」伯林定了定神再問朱站長。

「那也沒有一定，也許有十五元，也許只十元。」

「只有這一點？」

「以後會加的呢。」

「要到多少時候以後可以加，可加多少？」伯林很是興奮地又問。

「也不一定，或者一年兩年之後，每次或者加五元，或者三元，總之現在還在進行得到事情，這種以後再說罷。」

「怎麼現在找事這樣難了？」伯林因為進既不得，退又不能，用

賓問的口氣問朱站長。

「找事原是很難的呀！」朱站長緩緩地嘆着氣說。

「怎麼你以前說是很容易的，你不是說：『我在那里很便當，安插個把人是很容易的』？」

「是的，我的確那樣說過，我現在並不是不能安插你，不過要等幾天就是了。」

「可是等到了事還是那樣！」

「怎麼？」

「錢不多。」

「你本想多少，初次做事？」

朱煥唐確沒有說過一定可有多少錢一月。以爲可有三四十元，原是伯林一方單面的設想。伯林和他底父親等以爲一到外鄉就有很多的

錢可賺原也是一種錯誤，但這錯誤在伯林到目的地以前也是毫不想到這是錯誤的。

車站底四間房子並排地接連着。靠西的第一間是朱站長底住室，次一間前半間是站務員底住室，後半間是廚房和走路。東端的一間是只有幾條長凳的候車室。其餘的一間就是辦公室，打電報，售票和朱站長做報告書等都在這里。

伯林寄寓在朱站底住室裏。室內只有一個二寸許見方的孔洞作爲通氣的地方，晚上且用銅釘釘上紙片。火爐已經撤掉，說是因爲已經暖和過了幾天。可是還很寒冷，晚上倒還好，日間伯林老是覺得兩腳已經凍落了的樣子。

站裏底辦事員除朱煥唐的站長，還有一個司貨物的和一個打電報兼售票的。打電報兼售票的年紀還很輕，圓形臉，皮色紅嫩。每次發

了電報他總是在電話機上對一次，「ㄉㄨㄣㄣㄉㄨㄣㄣ」地唱個不了，有時他連着唱出許多「ㄉㄨㄣㄣ」或者「ㄖ」，使得伯林聽了發生異樣的感應。司貨物的是個平板臉，舉動遲鈍。他老是捏着表簿在那裏呆看。

伯林老是孤零零地獨人守在朱站長底房裏，除去一天四趟火車到來的聲音，只有呼呼的風聲和驅驢驟的聲音可以聽到。但是有什麼法子可想呢，辦公室裏各人都有着事，室外是又冷又荒涼，不適宜於隨便散步的。

一天晚上，朱站長因事出去了，司貨物的和打電報兼售票的完了工作就來和伯林閒談。他們說了許多話，可是伯林聽不出意思來，只得說，「聽不懂。」但是因為說的是松村音，他們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只是釘着眼睛呆看他。伯林覺得很窘，不由地想，「連我說聽不

懂也聽不懂，這怎麼好呢？

伯林深深地感到悲哀了。他想：在家鄉固然言語毫不成問題，而且大半都是熟人，尙且謀不到事情。在這里連言語也不通了，就是謀到了事情，將如何對付呢。

一〇 博士帽

伯林在朱煥唐底站長的住室裏一起逗遛了十二天。其間朱站長曾兩次打電話到總局裏去探問伯林底事。到了第十一天的下午，有電話從總局裏打來，說是伯林可以進去了。第二天一早伯林就趁着上行車到總局裏去。

總局在西海街，因為這條鐵路還沒有完全築成，所以稱為工程總局。內分車務，機務和會計三科。因為建築這鐵路的錢是向外國借來的緣故，車務科長是黃種的外國人，機務科長和會計科長也都是黃種的外國人。而且他們是同國的。局長雖是本國人，算是一局之長，但是事實上重要的事都由他們科長會議共決，報告一聲局長就是了。所

以局長無非是個對外出名的人。

伯林在車務科底營業課裏，算是練習生，月給津貼票洋十五元，合大洋八元餘，付九元半一月的飯錢還短一元餘。

伯林到總局的時候由一個姓楊的課員招待，是個瘦小的長形臉，臉色青白，兩頰上現着許多青筋。穿着黃色軟綢的皮袍，黑緞子的背心。見營業課底主任的時候由他介紹。這主任也是個黃種外國人，身子短小，頭臉却好像是很大的樣子，留着分頭髮，仁丹式的鬍子。他用他底本國話和伯林說話，由楊課員翻譯。可是伯林不但不懂他所說的外國話，連楊課員所翻譯出來的也聽不懂。幸而楊課員和伯林本是同省的，就改說他底家鄉話，但是他和伯林是同省不同縣的，而在伯林省內底言語是各縣不同的，所以伯林仍然聽不大懂。

車務科營業課底辦公室在第二層樓上，一起兩個大房間，共有二

十多個辦事人，初到的一天伯林在一個空位置裏呆坐了一整下午。第二天又坐了一整天，位置換了三次，因為本人來了就須讓。其間一點事也不叫他做，他覺得時間過去得實在太慢了。出了辦公室他覺得很疲倦，好像忙了一整天似的。

毫沒有一點事情，也沒有一個人去理他，他也不能和人去攀談，因為別人都在有事，伯林整整地呆坐了五天，却比做了五天苦工還吃力，因為他須時時留意，坐着的位置底本人是否已經來了。直到第六天才給他在窗口新設得一個坐位。

坐位靠着窗口，距離楊課員和主任坐着的地方不遠。陽光從對頭射進，很是觸目。窗有兩層玻璃，可以望見馬路底一邊。這馬路很幽靜，須過許多時候才可以看見一個人或者一輛車經過。

上半天仍然無事，到了下午兩點多鐘，由楊課員交給他兩張表，

一張是底稿，另一張還只有藍色的橫格綫，要他照着底稿畫上紅色的直綫。

表並不複雜，一目瞭然。伯林在學校裏用器畫算是很好的，投影畫是全班第一，但畫這表他覺得困難極了，因為他所用慣的是烏口和三角板或者直綫規，這裡是簿記棍和鋼筆。

太陽光照到伯林底頭上了，身旁的大火爐仍然不絕地發出強烈的熱，因為主任穿着的洋服是很薄的，室內愈熱愈好。汗珠接連地從伯林底手掌湧出來，他覺得鋼筆幹和簿記棍都油滑起來，更不容易把住了。表紙上用手捏過的地方就印上指紋。幾支綫條也因汗手捏過的緣故，變得很粗的了。他看着楊課員把表交給主任的時候很想主任當即決然說：「畫得好，」或者「不行，這種人簡直不能用，」那末他就可以放心，或者當即被辭退，回家去。但是主任只略略地看了看表，

順眼地向伯林望了望，毫不作聲，就把表擱下了。

於是伯林用心練習用鋼筆和籀記棍畫綫條，預備再叫他畫時可以畫得好點。但是過了一整天還是沒有工作給他做。他老是疑惑地想，以爲那張表畫壞了，所以不再要他畫了。

過了三天，才又由楊課員把工作交給伯林，但這次不是畫表了，是要他在複寫紙上用鋼筆抄一篇公文。鋼筆寫字伯林是用慣的，可是只慣於寫斜體的羅馬字母，寫正楷的本國文却很爲難了，何況又要在複寫紙上。幸而這次給他的紙有很大的一刀，寫壞了可以更換。然而不久已經撕壞了許多張，還是抄不好。因爲撕一次要連去四張，所剩的紙不多了，耳根自然而然地熱起來了，兩頰熱得發漲了。不得已只得把勉強抄好的交出去，主任又只照前地看了看，他却覺得所撕壞的都已被發見，以爲主任正在那里想：「撕壞了這許多紙還只抄得這

樣。」

於是伯林又用心練習用鋼筆寫本國文的正楷字。

伯林正在用鋼筆練習寫字，忽然聽得有人在一邊說，「可叫博士帽畫去。」

不久就有個人捏着本簿子叫他來畫表，這使得他不由地想，「難道我就是博士帽？」

「爲什麼要叫我做博士帽呢？」伯林正在這樣想，又有談話聲從另一邊起來：

「可叫博士帽做去。」

「哪個博士帽？」

「你還不知道麼，那個新來的？」

伯林旋轉臉去，看見一個方盤臉的麻子正用手指着自己。

「爲什麼叫他做博士帽的呢？」

「他所戴的不是像博士底的黑色的麼？」

「他不還是個練習生？」

「對呀，可是他却戴起這樣的帽子來了，哈哈。」

「哈哈，我們底局子裏出了博士了。」

伯林明白了「博士帽」就是自己底綽號，就回憶起前幾天在路上聽見的話來了：「是博士帽呢，哈哈！」「博士帽原是這樣的麼，哈哈！」也就憶起了說那些話的底輕薄的態度。當時他以爲爲什麼他們見了自己就要那樣，這時一經聯想清楚，不覺腳手發起抖來，似乎全身正在被許多針刺着。

——伯林買這黑色的呢帽戴，原只因爲價錢便宜點，是毫無成見的。

一一 寓所裏

到了西海街，伯林寄寓在和他同課的姓劉的書記底房裏，是朱站長預先爲他說好的。

劉書記是個長子，背脊略有點彎。同寓中他似乎是個大阿哥，伙食等事都由他管理。他在局子裏很忙，在寓所裏一有空總就拿出外國語的讀本來讀。可是在讀的時候並不多，因爲他常是在外面，在寓所裏的時候也是少有空的。

這寓所一共有三間房，在門口的第一間是廚房，中間的一間就是劉書記底寢室，還有一間是馬書記和黃書記合住的。

馬書記是個瓜子形的黑臉孔，舉動迅速，語音短促，走路的時候

總是好像是在和人比快的樣子。長白臉的黃書記却正和他相反，什麼都很滯緩，講話的時候已經說了第一個字好像第二個字還在想起來。他們談天的時候却還是馬書記發音的時候多，因為馬書記要說的話比黃書記所要說的是多得很多的。

房間很小，來往的人却很多。每餐另有四個人到來吃飯，一個是姓毛的事務員，就是用手指着伯林說「博士帽」的麻子。一個是姓吳的電報領班，是個戴着圓玻璃片的眼鏡的圓白臉。一個是在會計科裏當書記的，姓孫，瘦小。還有一個是姓馮，青瘦，右眼上有個疤記，是在機務科裏做書記的。

其中劉書記，馬書記，黃書記和毛事務員都是這工程局局長底親戚，其餘的都是局長底同鄉。他們合雇一個廚子，每月各拿出九塊半錢作膳費。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是一定的，而且往往直到天亮，平時也總是三天裏有兩天，他們在劉書記底房內，伯林底牀旁賭錢。伯林看他們不慣，他們也看伯林不慣。等待不及，也無從周旋，在他們打牌的時候伯林只得躺在牀上假寐着。

他們賭的方法：人數多的時候打撲克，少的時候是麻將。麻將牌聲響得厲害。撲克因爲人數多，談話聲也很可怕。伯林所最怕的却是打了一兩圈以後，從頭錢裏抽出兩三毛錢來，由當差拿去換得紙煙，各人點上了一支，使得又低又小的房間裏充滿着濃厚的煙霧，忍不住咳嗽，假寐不得。

這是星期三底晚上，剛刮了半天大風，微細的黃沙從門縫鑽進，落在桌面上，把紫紅色的桌面改成黃褐色的了。因爲人數不多，決定打麻將。「麻將？」「來！」「來！」地嚷了一陣以後，擦去了桌面上

的黃沙，當即成局。就坐的是長子的劉書記，黑臉孔的馬書記，麻子的毛事務員和圓白臉的吳電報領班。黃書記因為在局長底家裏有事出去了。伯林照例地躺在牀上假昧着。

打了個把鐘頭以後，

「當心呢，尤其是上家，」麻子的毛事務員警戒地說，「中風開對，怕是清一色了！」

「是方子罷？」圓白臉的吳領班應和說。

「不，」黑臉孔的馬書記否認說，「方子他剛打過的。」

「那末是東子？」吳領班又說。

「也不會的，」馬書記又否認說，「東子也已打過三四塊了。」

「是筒子罷？」毛事務員接着說。

「不是罷？」這次是吳領班否認了，「筒子他也剛打過。」

「哪里？」「毛事務員伸長着項頸看着桌面問，「打過了什麼筒子？」

「這塊三筒不是麼，邊三筒，我剛吃倒的？」吳領班說了把仰臥在他底面前的三塊牌板移了點開來。

「無論如何，總得當心了，中風開對，一定是大牌了。」毛事務員又用警戒的口氣說。

靜寂了一會兒，拍的很重的一聲，馬書記很響地說，「就是白板罷。」

「正好！」劉書記欣喜地說着就把他底牌兩塊兩塊地緩緩地推倒，並且唱將起來，「二八一十六，加四二十，再加四二十四，外加三十四，——三十四，六十八，一百三十六，兩百七十二。」

劉書記又重聲地說，「兩百七十二。」

「那末好，」毛事務員責備地說，聲音有點異樣了，「再三地說當心當心，還是只顧自己打。」

「因為斷不定他是萬子，束子還是筒子，所以特地打白板。」馬書記辯護地說。

「特地打白板？」毛事務員驚訝地問。

「是的，還是開對的呢，因為——」

「什麼？還是開對的，把白板開對給他和，你們簡直是——」毛事務員說着憤怒起來了。

「已把中風解了對，以為總是清一色了，誰知道他還要白板。」馬書記辯護地又說。

「中風倒並不是解對的，原是回頭呀。」劉書記輕聲說。

「其實也有限，兩百七十二。」吳領班插嘴說。

「你們是有限，不是莊家，可是我！」毛事務員不平地說。

「就是做莊的也還不算多，況且還在頭幾圈，結局誰輸誰贏還太難斷定。」吳領班似乎怕得剛才所說的話失敗，趕緊再說。

「可是我底錢不是偷來的，也不是騙來的。」毛事務員聲音響得可怕地說。

「真是窮小子出身，」馬書記用輕視的口氣說，「爲了這一點錢要費這樣的勁！」

「我底媽不會賣淫啦，」毛事務員睜大着兩眼注視着馬書記說，「婊子底兒子！」

「什麼？你敢牽涉大人底頭皮，」馬書記怒罵着就把一手的牌直向毛事務員擲去，「沒有我底舅父你能到這里來麼，忘恩的東西！」

「好了，好了，」吳領班站起身來規勸說。

「總可以講的，好好地說罷，」劉書記也就加入規勸。

然而「媽的」一聲，攥着牌的桌子已被毛事務員推倒。伯林連忙坐起，因為他底腳上的被已被重物壓住了。

第二天馬書記起來以後黃書記和劉書記也就起來。伯林連忙也就起來，以為時候已經不早了。

「怎麼？莫非已停過了？」馬書記捏着他底時計憑空詫異地問，「怎麼時計還在七點鐘？」

「我底也只七點呢，」黃書記也就看了看他底時計這樣說。

「是的呀，」正在做菜的曹應聲說，「今天先生們都起來得特別早呢。」

原來往常他們不是賭到更深夜靜，便是在外面鬧個不了，總是睡得很晚的。昨天因為鬧了打架的事，大家都就早睡；因為睡得早，也

就起得早了。往常早上常連吃稀飯也來不及，這時却等稀飯燒熟了。於是閑談起來，馬書記先開口，懊悔地說，「這樣地鬧，像昨天晚上，實在沒有意思。」

嘆了陣氣，馬書記又說，「這樣鬧下去，實在對不起爹娘，也是對不起舅父的，賺得三十塊錢一月還要虧空，唉，阿阿，坐在神堂上的祖宗底木主也是要哭的。唉，阿阿，現在不好好地積點錢，將來怎能回去見爹娘？——從此禁賭罷！」

馬書記輪眼看着他底兩位同住的提高聲音又說，「讚成不，從此禁賭？」

「讚成，」黃書記說。

「我也讚成，」劉書記說。

「一准不再打牌，連撲克也不再打？」馬書記又提議。

「當然，可就把牌送給別人，連紙牌也送掉。」黃書記毅然說。

「都送給老馮罷？」劉書記提議。

「好！」馬書記讚同以後旋轉臉去大聲說，「曹，把牌拏去送給獨先生。」

「噯，」曹在廚房裏應聲說，「停一會兒送去。」

「就送去，」馬書記催促地說。

「現在要燒稀飯呢，馬先生！」

「舅母裏三十，周先生裏借得十五塊，預支薪水一個月，」馬書記獨自計算，說，「一共虧空七十五元，還好，三個月的薪水就可以償清，以後一准不再賭，並且禁抽香烟。」

「讚成不，」馬書記又向他底兩位同住的說，「以後也不再抽香烟，也不再去嫖？」

「讚成！」

「我也讚成！」

「好，」馬書記高興地說，似乎發見了一處好的新境地，「我們底錢差不多都化於這三樁事情：嫖，賭，烟，現在我們一概禁止，就不至於再虧空了。」

「何止不再虧空？」黃書記說着也就高興起來了，「還可以多錢了呢。」

「哦哦，」劉書記說，「一准禁止，不准再犯，無論是嫖，賭或者抽烟。」

當天晚上，馬書記帶着一支新買的鉛筆和一本練習簿回來以後就從抽屜裏找出一本外國語的讀本來讀，并且摘出生字抄在練習簿上。劉書記也就陪着他做。因為睡得早，第二天又起得很早，仍然等着稀

飯燒熟。

從打架的第二天算起，三天以後的傍晚，黃書記從局子裏回來的時候看見馬書記一聲不響地坐在他自己底牀上，就問他，「怎麼了，獨自呆坐着？」

「無聊呢，」馬書記回答。

「無聊是真無聊，且抽一支罷，」說了黃書記從衣袋取出一盒紙烟，抽出一支，交給馬書記。

「怎麼你又抽烟了？」

「不抽烟更覺得無聊呢，究竟是不行的，連香煙也不抽。」

「是強盜牌的麼？」馬書記捏了紙煙一邊說一邊看。

「聽說剛有三個南方姑娘到來，」劉書記一同到寓所就這樣說。「就去看看罷，我還有五塊多錢，」黃書記說着做出就要動身走

的姿勢。

「怎麼又要隨便化錢去嫖了？」馬書記責問黃書記。

「暫時一躺總得去，不再去借錢就是了，」黃書記回答。

「好，」劉書記吶喊，「讚成！」

「我想去嫖不如來打牌，固然可以多消遣點時間，就是輸了也還是在同道中的，況且有贏的希望。」馬書記說。

「也好，就打牌罷，」劉書記興奮地說。

「可是牌呢？搭子呢？」黃書記問。

「牌可叫曹到老馮裏去取回，搭子——」劉書記說了側着頭思索起來了。

「我想不如一道到老馮那里去，他總會要我們打牌的，固然牌和搭子都有了，也免得被人家笑，禁得不過三天就開禁了。」

「好！」
「讚成！」

一二 楊旅伴及其他

……汝既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又處處感到不便；不妨乘機回來，徐圖另事。旅資可向朱君商借，已去信關照矣。……

伯林讀了他底父親這信，就決定回家，不過並不說是不再來局，暫且請假就是了。剛巧楊課員也要回家，伯林就和他同行。

楊課員這位旅伴本是喜歡修飾而且善於修飾的，在旅途中因為空的緣故罷，他愈是講究修飾了：頭髮晶光地亮，衣服愈是飄飄，飄飄的似乎他底瘦小的身子就會飛升的樣子。身子是觸鼻地香，因他每次洗臉，搽了香皂，還要搽上點香粉。

他帶着許多人家送他的禮物，整打的手帕，整盒的雪茄煙和絲光的洋襪。

「我又換了一塊了，」他時常和伯林說着用一塊新手帕輕輕地揩他底寬薄的嘴唇。

到了奉南，就上主門丸的輪船，一個矮胖子出來招待，是很矮很胖的。楊旅伴見了他就出神地叫他，「阿福！」

「噯，」阿福應了就引他們到艙內，在一個寬大的格子旁站住，說，「現在只有這里了，到了黃嶼有許多客人要上岸，或者可有好的位置空出來。爬進去，就爬進去罷，停一會兒怕連這里也要沒有得空了。」

那里很暗，格子又低。楊旅伴爬進去了，伯林只得也就爬進去。「哦，你看這個阿福，」矮胖子走後楊旅伴就和伯林說，「雖然

是個茶房，現在已有二十多萬家私了，實在比我們好，比我們底課長還好呢！」

「那末他爲什麼還要做茶房？」伯林問。

「做茶房好呢，你看，每人一元，五十個客人就有五十塊錢，一百個客人就有一百塊錢，而且也有給兩元三元的，來回一躺三四百元，四五百不定，一個月裏簡直算不來，別的哪有這樣好的事情。而且他也並不苦，他雇着下手呢，倒痰盂，掃船板，下等事情都無須親自動手呢。」

「象他的真是有趣，」楊旅伴現着羨慕的神氣又說，「奉南，黃嶼，下江，各有合做的鋪子，各有一個小家眷，到處可以……」

「他在這船上做茶房已經有多少時候，你怎麼知道他得這樣詳細呢？」

「在這船上不過四五年，他也是安浪人，是我底同鄉呢！」

輪船開行了，轉了個頭，就有點較强的光從小圓窗洞進來。已在暗中靜了好久，眼睛也就銳敏起來了，楊旅伴已從他底近旁的同船中認出了兩個他底同鄉。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出一個是短小的，留着分頭髮，另一個是瘦長的，剪着平頂髮。

於是他們信口地談論。談了一陣，留着分頭髮的旅伴說，「我覺得奉南不如馬村，你看奉南哪里有一個好點的戲館？」

「奉南底戲館裏儘是些矮鬼子底玩藝兒，」剪着平頂髮的旅伴接着說，「可是黃嶼更不行，連像樣點的妓館也沒有一個，在奉南倒還時時有南方姑娘到來。」

「但我覺得黃嶼比奉南，馬村都好，黃嶼有很好的菜館。」楊旅伴說。

「黃嶼底菜館也只有幾家是好的，」分頭的旅伴斷定地說，「我們安浪人開的幾家實在都很好！」

到了黃嶼，他們一同走上碼頭去玩，伯林也跟着同去。在街上略略地走了陣，就走進鏡中月的菜館。喝了皮酒又喝黃酒，一起要了四盤菜和一盤湯，白雞，炒豬腰，燒黃魚，醉蝦和口蔴湯。

「不好，」楊旅伴呷了口口蔴湯說，「這口蔴湯不好吃。」

「這里底青菜蝦仁湯很好，」茶房因為說他剛端來的口蔴湯不好就這樣報告地說。

「那末再來一個青菜蝦仁湯，」楊旅伴向茶房說了輪眼看看他底新在船上會着的同鄉問，「如何？」

「好！」

「好！」

「這里底鯊湯也很好，是出名的。」茶房又說。

「那末也來一個罷，多喝幾盞湯算得什麼，我們是——」楊旅伴說了照前地看看他底新旅伴：「如何？」

「好！」

「好！」

點菜和添湯都未徵求伯林底同意，所付的錢却平均公攤，每人八角五分六，伯林掣出十角小洋和十二個銅子。

一三 回家

分別了楊課員等旅伴，伯林由火車轉趁民船。船身一高一低地搖到了寬闊的江中，距離伯林底家不遠了。同船的都已停止閑談，多在閉眼假寐，只有搖櫓的撥水聲和沙沙的船頭水聲可以聽得很清楚。

伯林忽然回想到了在西海街底辦公室裏的情形；主任儼然地坐在他底坐位上，室內充滿着沈悶的空氣，窗外風聲呼呼地不絕地響。他又想到滿是冰凍的馬村，岸邊好像是由水晶築成功的。

伯林忽然感到這時正在溫和的日光下，綠瑩瑩的水面上，兩旁遠處是青的山，近處正在怒放的桃花間飄蕩着柔軟的柳絲。

「我底家鄉原是很可愛的，我已回到了我底可愛的家鄉了，」伯

林不由地想，「可是到了家裏怎麼呢？」

船身一高一低地搖動，船頭水沙沙地響，和搖櫓撥水的聲音相應和。伯林覺得心中很是沈重，胸膛非常氣悶。因為想暫且解脫煩悶，就拏出日記簿來翻閱。翻到了離家以前一日所記的，不覺注目讀將起來——

二月五日

明天就要離別家鄉了，心裏老是怦怦地跳。

二伯父因為我要出門，已經給我買得許多東西，今天又給我買得一把新式的洋傘。他近來經濟很爲難，對於我底事却極力設法。他實在愛我而且也很希望我。

四姨母送我一大包藕粉，她說這確是真藕粉，但我哪有藏放這種東西的地方。

母親突然拏出一大杯桂圓肉來給我，叫我帶走，說是在路上要不得的時候可以吃提提神。她什麼時候去買來，什麼時候割好，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知道如果先給我知道了我一定要阻止她的，所以暗中進行。我實在不願意帶走這種東西，但爲安慰她底心，不得不聽她底話。

祥大姆聽到了我要出門的消息特地來看我，並且送給我一雙半新半舊的象牙筷子。她對我說，「將來你必能很得意地回來，我也很高興！」她已這樣地衰老，而且多病，我回來的時候還能會見麼？唉，但願能够會見！

杏妹送我她底她最心愛的木匣，我却並不需要這東西，不過她是在表示她底最厚的情感，我不忍拒却。將來回來時必買許多玩具——不，那時恐怕她已很大，不要再玩玩具了，當買許多文

具送給她。

梓生也來和我話別，說是明天還要來送我上船。他不久也要出門去，他上船的時候我是無法送的了。

三叔和周先生都請我吃飯，席間都說了許多吉利的勉勵話。舅母也把她底正在生蛋的母雞用乾爪燉給我吃。

哦哦，渠們都十分地待我好，但願將來能够報答渠們！

「快到家了，怎樣去見渠們呢！——從前以爲在家鄉不得法，可到外面去發展，是的，到外面去發展這是我底理想的夢，可是這夢現在已經打破了！」

這樣想了，伯林不再覺得船身正在一高一低地播動着，沙沙的船頭水聲和搖櫓的撥水聲也好像不再響了，兩旁的景物也都模糊了，只覺得懵懵懂懂地似乎正在白茫茫的大霧中。



印 翻 許 不

200133

家 回

著 文 欽 許

角 四 價 實

行 發 局 書 新 北

版 初 月 九 年 六 二 九 一

7.63
5-36